

金川妖姫志
清・佚名

魏邵阳《圣武记》志金川土司事，则云大金川安抚使莎罗奔，以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，寻劫泽旺，夺其印。上命云贵总督张广泗征之，未捷，乃命大学士讷亲视师。广泗轻之，将相不和。广泗用汉奸王秋言，任泽旺弟良尔吉为乡导。良尔吉私通阿扣。岳钟琪密奏广泗信用降番汉奸，恐生他变，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，遂致互讦。清纯庙怒，逮广泗斩之，并赐讷亲死。据此似广泗一人之罪，清纯庙斩之，甚不足惜。而讷亲巽懦贻误，罚己蔽辜，且较广泗略冤。惟岳将军则守正不阿，有功无罪。然予少时读之，独多疑窦，谓广泗征苗宿将，军声出哈元生上，何至为一细番所惑。且广泗何爱于良尔吉，而不信岳钟琪。钟琪既自命忠勇，何不径由党坝（地名）速攻勒乌围（地名），乃亦逗遛不进，独广泗部下总兵官任举阵亡。讷亲初至，锐意灭敌。广泗兵应之而无效，钟琪且不一应。至讷亲与广泗齟齬，钟琪辄斤斤于降番汉奸，密奏首告，讷亲则但言老师糜饷，不及良尔吉事。反覆纳绎，可抵之隙甚夥。以为当时秉笔者，必因广泗既伏天诛，无

妨下流之归，讷亲贵族，宜为隐讳，钟琪以功名终未可翹其短也。然事无佐证，未敢断定。后友人游滇，得某君家藏秘录。乃曾佐广泗戎幕者，目击其事而私记之。虽未尽可征信，而情苗事果，变幻万态，非过来人不能详。且足征忌讳官书之无真相，而与予意适合，爰乐为缀辑焉。

莎罗奔劫泽旺，夺其印，事在乾隆十一年。此两家私争，绝无与大局也。初莎女阿扣绝艳，两颊如天半蒸霞，肤莹白为番女冠，有玉观音之号。既嫁泽旺而悔，愿偶汉人之有官者，以泽旺丑劣状诉诸父。莎故于雍正初从岳将军征西藏羊峒番有功，故得安抚使尊官。感岳恩德，延诸家，出家族罗拜。阿扣慕岳将军英武，欲事之，岳亦^{*}日间女美，既稔其有夫，弗纳也。阿扣走索，怏怏反小金川。然遂与泽旺成脱辐，泽旺怒，遣家奴凌辱之。阿扣阴使人报于莎，莎故执泽旺归，夺其印，以为泽旺己所立，予夺有权，且将治其背恩之罪也。时川抚纪山闻之，檄谕勿溢事，使莎还泽旺，莎勉奉命，犹未有意叛清廷。惟阿扣誓死不从泽旺

，声言将入边求岳将军。莎以询大吏，时岳因年羹尧逆案落职，不复镇边，莎遂劝阿扣从明正土司某。既成议，而革布紮什酋欲之，两家争不决。泽旺弟良尔吉，丰仪稍肥硕，便解善媚，夙献殷勤于阿扣，扣业私之。良尔吉遂扬言扣已许己为妇，两家俱勿妄想。革酋及明正土司俱怒，助泽旺入扰大金川。莎出御之，三家皆不敌，遂以莎侵占闻于川边。纪山遽遣副将杨兴入剿，莎治番兵拒之，革酋及明正土司亦疑清官将据其地，反各犄角阻清兵。杨兴不知两酋之敌己，几全军覆没。又以道险溪恶，大河环阻，兵少不足以堵截，兵多又易于迷失，遂告急于川督。督以上闻，清纯庙因张广泗征苗有功，时方总督云贵，乃使兼制三省，进驻川边。广泗既至金川，以为兵端之启，本由莎罗奔，而莎劫泽旺，及欺压革布什札、明正土司等，实为征剿之要件。今泽旺虽似穷促乞援，彼两酋反阴为讎敌，夷狄贪而无信，且不知内情，徒使劳师糜饷，受恩而不知感，即得其归服，旋踵生变，亦为得不偿失。不如疏通其情，俾各得所愿欲，而以威信怵制之，

则可就范矣。因入小金川地，而居其美诺官寨中。召泽旺问所欲，泽旺曰：“始吾惑于妖妇，意必争此祸水，致祖宗封地几失。今悟矣，愿以妖妇让吾弟，而已得仍为小金川土官。”广泗以问良尔吉，良谓如得阿扣，则愿从征两土司。而莎罗奔必可劝其永永效忠，不为边患。广泗遂并许之，泽、良皆喜。阿扣出拜帐前，番俗以妻女受人爱慕为荣，广泗老于苗事，故赐阿扣酒，假以颜色，良尔吉大乐，不数日而捧莎罗奔使书俱至，事且大定矣。忽莎又遣使来言曰兄子名郎卡者，不服良尔吉之有阿扣，据噶尔崖地方为乱，能仗清兵威力制之者，莎愿为之助。番俗尚无同姓不婚之礼，故郎卡亦欲得阿扣。广泗曰：“是诚不可不示威矣，莎罗奔亦欲以是试我邪。”乃奏调劲兵三万，分两路进攻。一由川西攻入小金沙江东岸，即郎卡所居之噶尔崖，而莎居之勒乌围，亦遥相策应。一由川南攻西岸，则革酋、明正等地也。广泗意诸夷亲望，非威力无以慑服，而险阻深密，威力不可遍施。惟专注郎卡，郎卡下则各寨或可不攻自服。遂使良尔吉为前导，以有夺妻之仇

，必能尽力故也。于是良尔吉导总兵任举进攻昔岭。昔岭者，噶尔崖之屏蔽，郎卡所倚以为险者。

张骞凿空，汉武开边。广泗故好奇，又狃于征苗之功，利用乡导，乃得汉人王秋。秋本滇人，略知书史，挟资财游诸土司，尽知彼中厄塞要害。因言于广泗曰：“土番非必叛天朝，以自取戮也。莎酋为自保权势计，且曲徇其女阿扣意，欲媚良尔吉而逐泽旺，然非有深仇。蛮触之争自由起灭耳。天朝劳师动众，皇然布顺逆之文告，若有大不得已而事斧钺者，未免割鸡竟用牛刀。此诚不习夷情，不谙蛮性之误。且孤军深入，彼峭壁恶溪，林箐烟瘴，在在堪虞。胜之则石田无用，不胜乃为么麽所笑。即如革布札什等本畏天威，今反倒戈相向，甘心困兽之斗，其明证也。将军不审情伪虚实，贸然一擲，苟有蹉跌，岂所以养上帅之威，而存大国之体哉？窃尝钩考蛮情，参以鄙见，深知莎罗奔意存观望，但使不夺其宣抚之官，而阿扣得所，必能慕顺听命，郎卡抗逆，志在渔色，莎既厌之，不如因而致毙，所谓兼弱攻昧是也。倘使良尔吉往说莎酋

，密与订盟，夹攻郎卡，诸土司皆畏罪自保，郎卡不日可下。郎卡下，即以其地与良尔吉，而令泽旺仍返故地。朝廷但知克复奏功，必不究良尔吉等细故。是将军不费战斗之力，唾手而定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。及其既定，将军杯酒结莎酋之欢，执良尔吉而戮之，犹割一羊也。取阿扣尤物，置之下陈，莎酋益感激，永永内向。此所谓功利兼至，名实俱副者也。将军独不闻岳将军之事乎？设非为年案所罣误者，则纳女平戎，春秋所许，断无今日之边警矣。”广泗然之。盖广泗本主以蛮攻蛮，以碉逼碉之策。又微闻阿扣求嫁岳将军事，心艳其利，遂用秋策。而以郎卡阻逆，良尔吉愿为内应，指日即可奏功，且可徐图改流等语入奏。时清高宗颇留意边事，疑张广泗避重就轻，纵莎罗奔而击郎卡，不无狃功畏难情弊。时诘军机大臣办法，军机承旨，谓非以大臣经略亟往督促张广泗速歼巨憝不可。于时大学士讷亲者，康熙朝顾命勋臣遏必隆之孙也，喜谈兵，有功名之期许。方在军机多所运动，辄大言不惭，高宗问平边之策，讷言广泗狃于征苗有功，不肯蹈险，

彼所谓击郎卡，实缓兵之计。臣往，当责以大义，令直捣莎酋，断勿使老师糜饷也。高宗遂命视师。讷亲奏请起故将军岳钟琪于废籍，以提督衔赴军自效。自是朝廷甚疑广泗，而讷、岳各挟成见，水火之势成，妖孽之衅始矣。当讷亲未抵川边也，张部下攻昔岭，夺碉卡，自谓郎卡破灭在即，乃使良尔吉往说莎酋，出兵夹击，留阿扣于营中以为质。阿扣夙自负，以为绝世天仙下降，服饰妖丽，享用豪奢。蛮俗本贵女，盛行一妻多夫之俗，男子恒仰女之鼻息。卜休咎，设同媚一妇，必相戒勿嫉妒，以为美德，如内国之妻妾同居然。阿扣既如雍姬之人尽可夫，又习于夜郎自大之惯俗，以大金川雄长诸部，比于公主，群媵奴婢至数千人，皆绣衣宝饰，瓔珞垂珠，出入拥辇，至警蹕清道以行。所御处进饌，群婢必以次上寿，踮跹作天魔舞，犹谓不足快意。日取番童之眉目端好者，衣以锦绣为弄儿。每日所支給不赀。良尔吉虽假定为匹敌，而此外诸部落中，上自土司，下至平民，凡丰姿俊美，彼苟以为可意，无不召幸。或有不能致者，寝食不甘。莎酋辄为之

多方罗致，人亦率乐就之。盖蛮俗迷信，阿扣始生多异兆，人即以玉观音再世喧传。及长，妖艳罕俦，见者心醉，如骚人所称惑阳城迷下蔡者，实具一种魔力。在蛮人乃以为此魔力者，惟天所使，常人曷不能企及。故歌功颂德者，遂上天纵之圣号。自是怪象不可究诘矣。阿扣既习为部众所尊奉，弥自骄恣，以为蛮人皆凡贱，不足与彼有缘，必得汉人之有名位者，始为佳偶。或言将受中国大皇帝之宠幸，皇帝为某某佛祖，己为菩萨，转生当为匹偶，他日必正位后宫。其妄言类此。状如风魔，而华官恋其美，或有望尘膜拜者。惟阿扣眼界既高，不屑注意，独怵卷于岳将军。业不得当，至是质于广泗营，以广泗大帅，威仪烜赫，颇倾心属耳，如岳将军故事。广泗虽不志于渔色，而欲笼络利用，以款勋蛮人，止蕲先得其欢心，且为联盟土司之一种媒介物。王秋亦言魔力大可用，故广泗意已大惑。会阿扣率群婢起舞，为广泗寿。蛮人举国若狂，以为破天荒之举。广泗欣然得计，自谓获奇货，阿扣又媵媚蛊惑诸技并施，广泗为置酒设乐，欢笑大作

，乘醉障袖与之嬉。而蛮人欢声雷动，以广泗为东方之呼毕勒罕也，争传播率服。莎酋投效，早有成议，其部下并愿缚郎卡以献。事且了矣，忽报经略与岳将军来。孟军机以上意疑广泗，不先与咨照，讷亲等又守机密，出川边始行告知也。广泗大骇，直如飞将军自天而下，亟奉诏拜命。讷亲登坛指挥，宣布上意，须即日进兵促战，与岳将军分路攻取，不容少有逗遛。广泗唯唯听令，全局遂顿变。初广泗已约莎酋，私会于美诺，成夹击之举，即讷亲至之先一日也。广泗以此计陈于讷，讷谓奉朝廷面授方略，知有进战，义无反顾。且事机错互，上诘问即至，谁任其咎。语时，声色俱厉。广泗知掣肘之局已成，无可置辩，退辄痛哭，然终无可奈何也。

越日，张广泗奉讷亲命由昔岭取噶尔崖，限三日蒞事。广泗犹欲饵郎卡部下，俾就原约缚郎卡，部下以功赏相邀，辗转不决。限期且迫，讷亲出令，三日不进战者杀无赦。广泗乃泣谓总兵任举、参将贾国良曰：“事败矣，吾辈捐躯不足惜，其如经营三月，败于一旦

何？且自此蛮事不可为矣。吾辈志事，惟期一死。”任、贾皆奋然曰：“愿一效力，毋令黑头相公笑人胆怯也，且岳家军骄人已甚，公计万全，徒为彼鱼肉何益？男儿生不成名，死则马革裹尸，亦固其所，何畏焉。”遂争先陷阵。昔岭入崖惟一径，羊肠盘亘，险逾井陘。任贾既入，为守兵所截，毒弩齐发，任贾所部五千人无一生还者。任贾既阵亡，广泗犹欲继进。时阿扣女奴队及良尔吉旧部从之，急前救援，改示他径。阿扣纵马横谷，阻广泗不令进。会讷亲闻败报而惧，亦急令收军，张广泗始得生还。然自是大愤，力争于讷亲前，谓蛮地险阻，人情变幻，断非轻锐躁进所能集事。今不肯忍须臾，坐失名将，若不改图，吾兵将殁于是也。讷亲内愧失机，稍稍觉悟，始泣就张谋善后，张复陈用内应擒缚首逆策，而抚莎酋，即可蒞事，毋多杀为快。讷亲深以为然。广泗又进王秋于讷，令再谋挽回法，并使往会良尔吉问状。事有转机矣，忽岳钟琪失事，为莎酋团困之报至。

先是广泗督任贾兵进攻昔岭卡撒，岳钟琪同时领兵

由党坝取勒乌围。勒为莎酋巢穴，去党坝又近，虽有险阻较昔岭一路为易进。是时，莎酋方受良尔吉密约，待广泗命刻期夹击，或郎卡就缚，即当莅盟，故空虚不设备。而岳军远来不知前事也，未至党坝，见山溪深邃，军吏忽皆畏缩，又染瘴疠，不能振。钟琪气大馁，顿兵不进，而驰使本营请增兵。时讷亲虽为经略，仅主指挥，兵籍符信及谓发事宜，仍业广泗。故钟琪增兵之请，讷必商诸广泗而后行。而广泗方在危急中，憾钟琪败己谋，且心非其贪功径攻勒乌围也，置不理。及败归，又力劝讷亲勿躁进，讷亲遂不允钟琪增兵，传令退驻。钟琪恚，知广泗掣己肘，益恶之。又啧啧闻人言及阿扣事，遣使侦之。会广泗方置酒高会，阿扣蛮靴箭袖，为广泗舞剑，神光烨然，倾动左右。使者归报，钟琪抚膺而痛，忿然曰：“老奴竟得此豸乎？十年一梦，琵琶别抱，犹可言也，乃实逼处此，相对衡宇，令人自惭形秽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乃乘夜见讷亲而告之曰：“广泗徒以征苗旧部，自谓知兵，骄蹇至不奉朝诏。今其左右王秋，贾竖而实汉奸也，诱致

降番良尔吉，与贼气息相通，托言侦敌情，用间计，而不知乃诱匿妖姬，宣淫帷幄，日夜荒嬉，彼诚惟恐兵事之速子耳。一部十七史，几见有大将躬擐甲胄，手执桴鼓，而与蛮姬姹女，相戏于行阵之下哉！巫臣窃夏姬，有三军之惧与桑中之喜，千古贻讥。当今神圣一统，纲纪修饬，岂容有此，貽笑边陲。明公不加诛戮，非所以肃军纪也。”讷亲意不悦，良久乃曰：“蛮地险阻，吾兵岂能深入。但得输诚投顺，即可奏凯，封赏随之。广泗熟悉蛮情，缓之自可有效。吾方悔噶尔崖之败，不复孟浪。若斥广泗，绝降番，抚局变而战事起，吾辈捐躯不足惜，其如国体何？《传》云：‘国君含垢，不如忍之。’”钟琪知讷方倚广泗，乃易其词曰：“吾非欲挠抚局也，特以广泗惑于声色，不惜辱专阃之尊，淫于妖女。地虽边徼，属耳目者甚众，一旦朝旨诘责，明公将有盛德之累。不如移质本营，而督广泗专事良尔吉，俾速成献缚之计。然后许以妖姬赐之，是明公有缓服耆定之功，而广泗亦不致僨事取戾矣。”讷亲始悦，乃遣人谓广泗曰：“蛮妇在营，中朝已闻蕙苾之谤。今外

间颇有议将军荒淫者，吾惟爱将军，不欲使将军横被此名也。故拟调入本营，别加羁縻，使将军得专力用间。事成，则黄金横带，膺茅胙土，将军何求不得？儻然一俘女，任自取携可耳。幸将军割情赴义，规其大者。”广泗闻之，知讷亲牵于人言，乃笑曰：“吾昔在白苗中，妖冶环帐，横陈待命，吾悉举而赐将士，未尝以为禁裔也。今吾欲利用番俗，羁縻此女，岂艳其色哉？调入本营甚善，特恐讷公非过来人，转易受蛊惑，一旦祸水既成，大局不可设想矣。彼既疑我，不如以岳将军为间人，讷公监之，则可弭谤。”遂作书致使者，不待命而嘱阿扣率所部奴婢致之钟琪。时广泗所驻地曰美诺，小金川之墟集也，去岳驻党坝少远，而去讷公大营甚迩。广泗逆知讷亲不听，必遣军夺阿扣，乃使从间道出党坝。阿扣亦乐岳为故交，不愿至大营，衔枚从小径疾趋。讷亲得广泗书，果使部下要于路，伺一日夜，计途已过，不可得。讷亲知广泗特令出间道以避己，大怒曰：“果大猾也，吾必报之。”钟琪忽得阿扣，惊喜失常度，问何以能来，阿扣匿广泗遣己事

，而云念将军忘寝食，闻节钺已临，因背广泗遁逃至此，愿秘之。语次，且陈广泗不当己意状，钟琪乐甚。谓既得尤物，而又得攫反间夹击之功也。是夜，即帐中盛飧阿扣所部女婢，又拾坠欢焉。初不知广泗已以书告讷亲，逾日，讷亲警传钟琪议事。甫入，讷变色问阿扣，钟琪佯惊曰：“吾以为明公恐泄军机，故以吾为外府也。明公竟不知耶，彼妖女业与广泗约，将使侍婢刺吾，而自弑明公，令广泗夺居全功矣。今吾探得其情，已拘之帐中，俟明公命。”讷为人懦弱，为钟琪所劫，默然无语。然性好色，初闻阿扣事，即欲罗致。至是知钟琪亦欲之，其人必奇货，遂不肯轻弃，因囁嚅曰：“此逆犯也，不如我自鞫之，明日可将至。”钟琪唯唯，归而大戚。盖不忍舍旧好，且无以致莎酋，则功为讷所夺，因商之佐幕。某生，心腹也，请藏阿扣山崖中，而以为广泗夺归走告讷亲。讷信之，索诸广泗。广泗知为钟琪所匿也，密以告讷，且荐良尔吉于讷，谓使彼觅之，必能得岳所藏处。又言岳之奸险，公当以此事知之。莎酋夹击缚献事在即，愿以大功推公，不愿岳与闻

其事。讷疑信参半，姑使心腹随良尔吉往。良环岳营求之，不能得，率所部深入林箐，更番索之山崖中。一日，忽见猎骑三五，驰逐林中鹿兔，谛审之，皆女子，良尔吉识为阿扣婢，遥呼之。婢皆下骑相语，言公主居此月余矣，因岳将军言军帅妒公主美，欲夺之，不从则杀之。公主爱岳将军，愿徙居此山中，纵猎甚乐，大人勿劝公主出也。良尔吉乃令婢为导，迢迢入山，至少平磴处，碉楼重叠，矗若浮屠。入其中，陈设雅丽，多中国器皿，则岳为扣所特置者。良与故婢皆稔，得达扣卧室，扣方倚铜屏，倦妆作媚态，拈东珠鼻烟壶，观侍儿习某国拳术以为戏。见良入，亦不怒，但云：“吾与子别久矣，功成乎？郎卡已缚得乎？吾与子归中国乎？”良曰：“非也，张将军念公主甚，欲为公主得安乐天国，享无上快乐。”阿扣颦蹙曰：“勿语张将军，吾此间乐，勿愿之他，令人郁郁。”良方欲续答，忽报岳将军至。阿扣遂令故婢匿良于他室，终夕不获见。既晓，扣又召良入，谓之曰：“子言安乐天国，究何意也？吾以为吾有根器，必与佛祖配偶。中国大皇帝

，实佛祖转生，吾庶几有此一日乎？”良曰：“吾正谓此也，公主亦知中国军帅莅此者，非岳将军为最高阶级乎？”阿扣曰：“否否，张将军权位与岳等耳，岳之上尚为谁？”良哑然曰：“岳之上有讷公者，皇族贵胄，而统制张岳之大元帅也。在内为宰相，在外为统帅，皆第一人。今张将军荐公主于讷公，许以事成，则奉公主入京，纳之大皇帝而为妃，志愿可达也，奈何尚匿此间。”阿扣跃起曰：“信乎？”良曰：“目前可致，何则不信？”阿扣拔剑击柱曰：“吾几为岳所误，今日即去。”乃令奴婢捆载器皿而行。良曰：“以是为累，輜重非三日不达，不如弃之，各轻骑兼程进。苟得居中国尊位，何忧不难致珍宝也。”阿扣以为然，遂令奴婢皆选骏马疾驶，一日夜至讷营。讷大喜，如获拱璧，急索视阿扣。媿光媚睐，别有神采，洵非中土所见，举动翩婉，临风欲飞，不觉叹曰：“尤物移人，一至此乎！”大陈酒馔享士卒，尽欢而止，三日不出帐。因贤广泗而恶钟琪，会朝旨问军事状，讷因奏广泗策用间，不日可效。钟琪偃蹇不战，又不肯从事计议，与傅尔丹屯驻山
